

本色

陈桂豪

在川藏线上。陈道永他们的车队经过这里时,大家都高度集中精神,小心翼翼驾驶车辆,不能有一丝一毫的闪失。陈道永回忆说:“最惊险的一次是,他们的军用车队从拉萨返回途经怒江时,遇到山体滑坡,车队被困12天,战士们凭着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意志,靠吃干粮度过了最艰难的日子。最后经过挖通泥石流,排除险情,好不容易回到了成都往西藏的部队,“全国人民慰问解放军代表团”给他们颁发了“五角星”奖章;“中央交通部”颁发了“康藏公路纪念”奖章。1956年10月,陈道永获得了西藏军区颁发的“毛泽东主席头像”奖章。奖章正面刻印有“中央代表团赠”的字样。

1960年2月,陈道永调到总后勤部重庆办事处塑料厂工作。一次在试验塑料性能时,他的手不幸受伤。身残志坚的他坚持学习毛主席著作,工作中处处起带头作用。1968年5月20日,他光荣出席全军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

见。回忆起当时见到毛主席、周总理的情景,陈道永依然十分激动,他说,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幸福!

像“包公”一样铁面无私

1976年,陈道永从部队转业回到茂名,在茂油公司财务处工作,他在担任工程财务科长时,踏实工作,千方百计为企业精打细算。

茂油公司在双山建职工宿舍时,工程处核算自来水经费为22万元,房建处审核为19万元,到了公司财务处审批时,身为工程财务科长的陈道永对此砍下了4万元。为了得到“关照”,包工头带着厚礼和红包找到陈道永,让他“手下留情”。陈道永拿出核算簿,缜密的计算让包工头无话可说,包工头只得带着礼物回去了。陈道永以一名共产党员的高度责任心,用他手中的一支“铁笔”,每年为国家节约近百万元不合理的支出。1987年,陈道永退休后,公司财务处聘请他回去审理工程资金,他一千又是5年。他退休不褪色,在审理工程开支时,始终保持着军人本色,像“包公”那样铁面无私,一次又一次打退了“送

礼”“宴请”的进攻,为企业减少了不合理的开支。

陈道永退休后,时时牵挂着茂名石化公司的生产发展和经济效益,他发挥老党员、老战士的本色,为石化大后方做好工作,用实际行动履行一个共产党员职责,每月按时参加党支部活动,两次被评为优

秀共产党员。

五年前,朝阳小学邀请陈道永为少先队员讲《我的从军故事》,鼓励孩子们永远跟党走,当好革命接班人。有一个小男孩感动地说,陈爷爷的故事真好听,我长大了,也要当一名人民解放军,为保卫祖国而奋斗。



▲ 陈道永佩戴“光荣在党五十年”纪念章。

◀ 陈道永从军照。

骑自行车搭客的故事

毛勇强

骑自行车搭客?今天的青少年一定觉得很新鲜,或者觉得有点奇怪!且听我讲讲当年真实的“古仔”。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交通条件非常落后,人们出行诸多不便。于是,骑自行车搭客的行业应运而生。青少年朋友,千万不要以为这是很简单的事情。为什么?因为当时拥有自行车的人凤毛麟角,即使家有自行车也不能“说走就走”。那时,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骑自行车搭客必须经有关部门批准,颁发了营业执照,才可以“营运”。否则,就会被扣上各种吓人的帽子,轻则拉车主去游街,重则扣押自行车。那时,我的家乡——化州县合江公社只有三个人领到执照,可是还是生意惨淡。因为人们普遍贫穷,如果没有特惠的事情,一般都不会请自行车师傅。

当时,骑自行车搭客实行价格面议。实际上,客人去远路的并不多,大多数客人的目的地都是20公里左右。久而久之,价格事宜也有点“规矩”,不会太离谱。1961年,我外公因病去世了,我妈妈要到20公里的林尘公社奔丧。她是供销社职工,一个人负责一个门市部,必须当天往返。于是,请圩上姓林的师傅搭她前去,往返费用4元,虽然是不小的数目,但是提供了方便,也觉得值得。

尽管骑自行车搭客的生意并不兴旺,但却许多有趣的“古仔”。合江圩有个姓莫的师傅,是个十分粗枝大叶的人。一次,他搭客时遇到一个很陡的坡,于是便下车和客人一起步行,到了坡顶之后,他对客人说:“上车吧!”由于心急,他没有留意客人是否上车,自己一个“飞身”上了自行车,由于斜坡很长,几分钟后,他和客人讲话,可是没有人答应。回头一看,原来客人并未上车,他只好回头找,于是“诞生”了“搭客漏客”的故事。还有一位师傅更有特色:在搭客的途中,路上有一点点坑洼,或者很小的坡,他都下车,使客人觉得非常不耐烦,于是有的会骑自行车的客人,只好调换角色,用车主的自行车搭车主——既出钱还要出力,只好徒叹:等于花钱租自行车。当然,这位师傅“出名”以后,生意更加惨淡了——做人不能太精明,精明过头会吃亏!

读小学和初中时,我常常觉得骑自行车搭客很有趣,甚至有点羡慕搭客的师傅。想不到读高中时,我也当了一次“搭客师傅”。我的出生成长地是合江公社,由于“阴差阳错”,我却没有机会在合江中学就读高中,而是到了离合江15公里外的江湖中学求学。读高一的一个星期下午,我准备骑自行车回校时,一位微胖的中年男子来到我妈妈的门市部,询问是否有人骑自行车搭客(他要到江湖公社)。于是,我妈妈冒险让我做这点生意。从合江到江湖全程15公里,其时还是砂土路,路窄,弯多,坎多,而且年仅15岁的我,比较精瘦,体重不到一百斤,要搭一个大男人到“遥远的地方”,确实是“艰巨任务”。可是,为了那颇有吸引力的“车脚”(3元钱),我只只好硬上了。“行车”五六公里之后,那位客人见到我一路咬紧牙关,十分吃力地蹬车,累得汗流浹背,有时还气喘吁吁,他产生了怜悯之心。他对我说:“学生哥,你歇歇吧,让我来搭你。”这正是想睡觉有人送上枕头,真是太惬意了。大男人搭一个小青年,自然比较轻松,大约3刻钟后,我们到达了目的地。我不断地向客人表示感谢。临行前,妈妈叮嘱我到江湖后,去邮电局发电报给她报平安。可是,我可惜那两毛钱而没有“兑现”。恰巧的是,遇到一个老乡返合江,于是我委托他向我妈妈报平安。这次充当“搭客师傅”的角色,既锻炼了自己,也解决了一周的生活费,我偷着乐了几天。

骑自行车搭客已经成为遥远的往事,那几位搭客师傅也已经作古。可是,骑自行车搭客的故事却深刻留在我的脑海中,久久无法忘却。回首往事,筌路蓝缕,放眼今天,感慨万千!昔日咫尺天涯,举步维艰,出行不便。今天,天涯四通八达,畅通无阻,人们上午广州饮茶,下午返茂名吃晚饭已不是梦想;早上还在南国,几个小时已抵达遥远的北国也成为现实——实行改革开放后,我们伟大的祖国确实富起来了,强起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日新月异的现象眼看得见,手摸得着,人们常常感叹:今天的幸福生活过去连做梦也不敢想!

古老的水车在清澈的溪流中缓缓转动,“吱呀”“吱呀”地唱着动听的歌曲……她在我童年的记忆之中是一道独特的风景。

那时春天似乎来得特别早,偏僻的农田缺水,村民便用水车汲水灌溉。水车很大,周围是并行的一根根的木条,木条的尽头装有刮板,刮板间有一个长筒水斗,溪水涌向水车推动刮板,水车即转动起来,水斗依次舀满水,上升至上方时,水斗口朝下,将水倾倒入水槽,溪水便经几条十几条竹槽源源不断流向偏僻的农田……

水车像一位勤劳的老人从早到晚颤巍巍地晃动着身体。她的作用非常大。我的家乡在大山的怀抱里,偏僻的农田全是泥路,它九曲十八弯,并且坑坑洼洼,又窄又滑。人们如果用肩挑水灌溉,

记忆之中的水车

刘广荣

必须打醒十二分精神,否则随时有掉入深谷的危险。

有一年春天,水车转几天便散了架。父亲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他第一时间与村长找木板、铁钉等干起了木工活。修了两天两夜,水车又能工作了。

溪水汨汨地流进田里,滋润着干涸的农田。几天后,村民就开始忙碌了,他们背着犁赶着牛赤足来到田间,将犁套在牛身上,开始了春耕。“啪”“啪”“啪”,村民用鞭驱赶着牛,牛加快了速度,泥浆飞溅,犁所到之处翻卷起滑溜溜的泥块……

黄鳝、泥鳅纷纷从泥里钻出,村民捉了黄鳝、泥鳅,即迅速从田边拔起一根又长又硬的草,穿起鱼嘴把它们连成一串,系在裤头……

经过两、三天的犁田、耙田之

后,望着水汪汪的农田,村民你说我笑,兴奋不已。大家都说,水车帮了不少忙。如果没有水车,单靠人力挑水,不知要等到何时才能春耕……

如果遇上干旱的夏天,累坏了水车。白天,村民在溪中垒坝,把溪水全部引至水车。水车愈加繁忙,她不停汲水、引水,唯恐误了庄稼。晚上,村民还要轮流检查水车、竹槽,不让水流失一半星点。盛夏季节,稻田里处处都要水,因为烈日当空,暑气蒸腾,稻田的水干得快,要保持稻田有足够的水分,必须不间断地引水灌溉。这时候,村民不管白天还是黑夜,都轮流守卫着水车。水车则憋足了劲,加快了速度,“吱呀”“吱呀”地欢唱。这是一曲田园交响乐,那么娓娓动听!

香芋扣肉

赵善超

芋扣肉,口感特别好,今天让我们小孩子解解馋。

我们欢呼雀跃,全程守在母亲身旁。母亲拿起猪猪肉,先热锅煎一下猪皮,直至焦黄,将毛发杂质刮洗干净,她说这样可以去腥。然后凉水下锅,加入姜片、黄酒,我帮母亲往灶膛里添柴禾,大火烧开后,母亲拿铲子撇去锅里的浮沫。大约半小时后,母亲用筷子来测试,能轻松地插入猪肉内,就捞出来,捏一把牙签在肉皮上扎出无数个小孔,趁热抹上白醋和酱油,再涂一层蜂蜜。

母亲倒掉锅里的水,加入花生油,烧至六成热,把五花肉皮朝下放进去炸制,锅里发出噼里啪啦的响声,油花溅出来,母亲赶紧拿盖子遮挡,以免烫伤。等到五花肉色泽金黄,母亲才捞起沥干油,放入冷水里浸泡。锅里的油还在翻滚,母亲又把切好的芋头块倒入锅里,炸至焦脆微黄,盛出待用。

五花肉已经浸泡好,被母亲

切成厚薄均匀的片状,放在盆里,加入蚝油、酱油、盐、白糖、蒜末、豆腐乳、柠檬汁等,抓拌均匀,进行腌制。

大约二十分钟后,母亲端来一个大碗,拿一片扣肉夹一块芋头,皮朝下装好,放入铁锅的蒸笼内,用大火蒸煮,随着锅里水温上升,锅沿周围有大量的雾气弥漫开来,灶房里飘散着浓浓的香芋扣肉味,勾起我们肚里的馋虫,让人垂涎欲滴。

蒸的时间有一个小时吧?我们觉得太漫长了,终于等到熄火。母亲把蒸碗拿出来,倒扣在盘子里,香芋扣肉就做好了。

我们兄弟姐妹五人,早就迫不及待,当母亲将香芋扣肉端上桌,立即夹起一块,不管是肉是芋,直接送进嘴里,烫得舌头直哆嗦,那种大块朵颐的感觉真过瘾!咬一口,满嘴流油,口感润滑、嫩、粉、香、糯交织在一起,回味无穷。剩下的汁水,每人分一勺拌饭吃,味道也鲜美极了!

岁月悠悠,水车被浸染而变得黑生生的,青苔斑驳。最令我神往的,不仅是她夏日里迷人的身姿,更重要的是这挂水车带给我一个快乐的童年。我们男孩子常靠近水车游泳、打水仗,伙伴轮流爬上水车,有时一拥而上触怒了她,被水车甩出老远老远……我们虽然跌痛了,但仍整天嘻嘻哈哈的,忘了饥饿,忘了疲劳……

吱呀!吱呀!水车周而复始地转动,我与伙伴年复一年爬上水车!

水车啊,水车!你带给我的

是无穷无尽的快乐和激动!走出童年真的很久很久了,童年的乡村景物我都忘了,唯有这挂古老的水车像清澈的小溪,一直滋润着我童年的梦。

母亲看到我们几个吃得津津有味的样子,打心我感到欣慰,露出会心的笑容。她和父亲只是尝尝味道而已,却舍不得多吃!

后来,我们兄弟姐妹相继长大成人,出外工作。随着时代的发展,物质越来越丰富,市场经济取代了计划经济,人们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吃肉再也不用排队购买了。老百姓餐桌上菜肴不仅营养丰富,而且饮食结构也与时俱进,花式繁多。但我们无法忘记母亲做的香芋扣肉,和那满屋流香的情景。

令人感到欣慰的是,独具地方特色的香芋扣肉,被传承了下来,每逢年节,我们兄弟姐妹回到化州相聚,为了不让母亲辛苦,直接在饭店买现成的,摆上餐桌,也是色香味俱全。一家人吃得开心,其乐融融。

香芋扣肉——这道家乡名菜,滋养我们的身体,温暖了那些过往的岁月,它将继续发扬光大,陪伴我们走过人生的春夏秋冬。

童年的七月十四

谢志梅

岁的孩子推石磨最搞笑了,一抓起那把木头做成的磨钩就瞪着眼睛憋足劲儿往前推,可石磨只转了半圈就呆头呆脑的不动了,往回拉,石磨也只转动半圈就止步不前,仿佛跟孩子赌气。那个半大的孩子只好抓着那把一米多长的“丁”字形磨钩,忽左忽右地调整着用力角度,前捺后拉,脚步零乱地挥洒着蛮劲,简直是在跟石磨打架,令人忍俊不禁。在旁人的哈哈大笑中,早有邻居过来接替帮忙。石磨又“吱吱悠悠”怡然自得地转动起来,旁边那把往石磨小洞投放泡米的勺子,又如钟摆似的有节奏地工作着。那些泡得软乎的新鲜早稻粘米,就是在这样的默契和谐的配合中变成洁白的浆水,从上下两块圆圆的磨盘之间的边沿溢出来,流到石磨周围的凹槽上,再“咕噜噜”汇集到凹槽口下方的一个水桶中。

女人们磨米浆的时候,男人们就

童年的农历七月十四,村外田野上碧波荡漾,村中邻里间美食飘香,乡亲的欢声笑语仿佛仍然萦绕耳旁。

农历七月十四,是我们村的一个传统节日。这一天,我们村里的家家户户都磨米浆蒸粉皮、做簸箕炊,还宰鸭子拜禾神。这是一个忙碌而高兴的日子。

天还没亮,村里各家的灯就亮了,女主人都早早地起床走进厨房,淘米洗米泡米,摇醒沉睡一夜的锅碗瓢盆,生火煮早饭。袅袅炊烟被送上瓦房屋顶,与微曦中的蒙蒙雾霭一起,渲染出节日里美丽山村的情诗画卷。

天刚刚亮,村里的磨房已变成了一道别有韵味的景致,平时清闲如摆设的石磨早繁忙起来。女主人往往往连早饭都顾不上吃,就挑上装有浸泡着早稻粘米的水桶走向磨房。在石磨“吱悠悠悠”的歌声中,

各家送来的水桶在一旁弯弯曲曲排起了长龙。让水桶排好队,有的人回家吃早饭,有的人赶着去做别的事情。但石磨旁一直有两个人在忙活,一个人用一把一米多长的“丁”字形的木钩钩住石磨的把手,双腿一前一后迈开站着,双手前推后拉,转动石磨;另一个人则用勺子有规律地往石磨上面一个旋涡似的小洞倒进拌着水的泡米。

女人推石磨的动作柔和,随着双臂与身体的前俯后仰,她们头上清水挂面似的短发,或是用一条色彩鲜艳的小手绢固定在身后的两条长及腰间的麻花辫,就会有节奏地荡来晃去,画面优美而具有浓郁的乡村色彩。有的男人也会来帮忙推石磨,他们的力气大,石磨被推得“呼呼”急转,那个用勺子往石磨小洞里放泡米的人就要动作轻巧、准确、快捷,技术含量要求高些。那些自告奋勇来帮妈妈磨米浆的十一二

个蒸笼,轮换着放进去,盖上锅盖,用猛火蒸炊。厨房里,灶中火苗跳跃,锅上热气腾腾,呈现出一派欢欣热闹的节日气氛。

有的人家往往粉皮还没蒸熟,那些大大小小的孩子就嚷嚷着要吃了。已经做好粉皮的邻居最懂得孩子们的心思,把淋上酱料的一盘粉皮送过来,先给小馋猫们解解馋。而孩子们的妈妈也会照顾小家伙的贪馋,做好粉皮后,在米浆上撒下炒得香脆的花生仁、瓜子仁或是菜碎、肉丁等,蒸几小盖“花脸”簸箕炊,送给邻居、亲戚家的孩子第二天吃。

中午时分,这个节日要忙的活儿都差不多好了,大人们就把白切鸭、猪肉、饭菜、粉皮、簸箕炊和各种调料等,满满地摆上桌来,一家老小和来访的亲戚朋友就围坐在一起大块朵颐。自家养的肥美鸭子,肉质精致细腻,味道鲜美;产自农村的猪肉,香醇美味,软嫩可口;各种应节

蔬菜,新鲜清脆;而新收的早稻粘米做出的粉皮、簸箕炊,拌上各种调料,风味独特。

每年的七月十四日,村里的人们就用这种热火朝天的干劲和质朴地道的美食,犒劳从收割早稻和播种晚稻那夏季“双抢”的忙碌中清闲下来的自己,期待着下一个丰收季节的到来。

三十多年来,我没有回过童年居住的山村,但每到农历七月十四这天,我的脑海里都会浮现这样的画面:在蓝天白云下,六岁的妹妹扛着一根硕大的“稻穗”,在田埂上连蹦带跳地走着,我走在她的后面东张西望,爷爷手提竹篮,脚步稳健地跟着我们,时不时叮嘱两句,满眼的慈祥,声声的疼爱。在我们的周围,青翠欲滴的稻田向四面八方蔓延开来,与远处的树丛、环绕的群山,融成一片碧绿的海洋……